

秋
空
雜
文

大林文庫 6

大林出版社

大林文庫 6

梁實秋著

秋室雜文



大林出版社印行

秋室雜文

梁實秋著 • 大林文庫 6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48號

郵政劃撥：19235號 電話：3410275

版：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行政院登記證
有版權 局版台業字第0030號

目 錄

平山堂記	一
早起	五
駱駝	九
曬書記	一三
送禮	一七
拜年	二一
門鈴	二五
散步	二九
緊張與鬆弛	三三
談話的藝術	三七
談學者	四一
談時間	四五

談考試·····	四九
談友誼·····	五三
學問與趣味·····	五七
說儉·····	六一
談禮·····	六五
聽戲·····	六九
放風箏·····	七三
北平的街道·····	七九
北平的零食小販·····	八三
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九三
我的一位國文老師·····	九七
躍馬中條記·····	一〇三
「但恨不見替人！」·····	一〇七
關於「胡適的汽車」·····	一〇九
記張自忠將軍·····	一九

美國去來·····	一二三
陞官圖·····	一二九
惲齊如山先生·····	一三三
生日·····	一三九
國慶日感言·····	一四三
新年獻詞·····	一四五
割膽記·····	一四七
了生死·····	一五五

平山堂記

我常以爲，關於居住的經驗，我的一份是很宏富的。最特別的，如王寶釧住過的那種「窑」，我都住過一次，其他就不必說了。然而不然。我住過平山堂之後，才知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我的以往的經驗實在是渺小不足道。

平山堂者，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城內教員宿舍也。我於三十七年十二月避亂南征，浮海十有六日，於三十八年一月一日抵廣州，應中山大學聘，遷入平山堂。在遷入之前，得知可以獲得「二房一廳」，私心慶幸不置。三日吉辰，携稚子及行李大小一十一件乘「指揮車」往，到了一座巍巍大樓之下，車受然止。行李卸下之後，登樓巡視，於黝黑之甬道中居然有管理員，於是道明來意，取得鑰匙。所謂二房一廳者，乃屋一間，以半截薄板隔成三塊，外面一塊名曰廳，裡面那兩

塊名曰房。於浮海十有六日之後，得此大爲滿意，因房屋甚爲穩定，全不似海上之顛簸，突兀廣廈，寒士歡顏。

平山堂有石額，金曾澄題，蓋構於二十餘年前，雖壁璽斑剝，蛛網塵封，而四壁峭立，略無傾斜。樓上爲教員宿舍，約住二十餘家，樓下爲附屬小學，學生數百人，又駐有內政部警察大隊數十名，又有司法官訓練班教室及員生數十人，樓之另一翼爲附屬中學教員宿舍，蓋亦有數十家。房屋本應充分利用，若平山堂者可謂毫無遺憾。

我們的房間有一特點，往往需兩家共分一窗，而且兩家之間的牆壁上下均有寸許之空隙，所以不但鷄犬之聲相聞，而且炊煙嫋嫋隨時可以蕩漾而來。平山堂無廚房之設備，各家炊事均需於其二房一廳中自行解決之。我以一房劃爲廚房，生平豪華莫此爲甚，購紅泥小火爐一，置炭其中臨窗而點燃之，若遇風向順利之時，室內積煙亦不太多，僅使人双目流淚略感窒息而已。各家炊飯時間並不一致，有的人黎明即起昇火煮粥，亦有人於夜十二時開始操動刀砧昇火燒油嘩喇一聲炒魷魚。所以一天到晚平山堂裡面烟烟燭燭。有幾家在門外甬道燒飯，盤碗羅列，爐火熊熊，儼然是露營炊飯之狀，行人經過，要隨時小心不要踢翻人家的油瓶醋罐。

水勢就下，所以很難怪樓上的那僅有的一個水管不出水。在需用水的時候，它不絕如縷，有時候撲簌如落淚，有時候只有吱吱的乾響如助人之嘆息。唯一水源暢通的時候是在午夜以後，有

識之士就紛紛以鉛鐵桶輪流取水囤積，其聲淙然，徹夜不絕。白晝用水則需下樓汲取。樓下有蓄水池，洗澡洗衣洗米即在池邊舉行，有時亦在池內舉行之。但是我們的下水道是相當方便的，窗口即是下水道，隨時可以聽見嘩的一聲響，舉目一望，即可看見各式各樣的器皿在窗口一晃而逝。至於倒出來的東西，其內容是相當複雜的了。

老練的人參觀一個地方，總要看看它的廁所是什麼樣子。關於這一點我總是抱着「謝絕參觀」的態度，所以也不便多所描寫，我只能提供幾點事實。的確，我們是有廁所的，而且有兩處之多，都在樓下，而且至少有五百人以上集體使用，不分男女老幼。原來每一個小房間都有門的，現在門已多不知去向。原來是可以抽水的，現已不通水。據一位到過新疆的朋友告訴我，那地方大家都用公共廁所，男女不分，而且使用的人都是面朝裡蹲下。朝裡朝外倒沒有關係，只是大家都要有一致的方向就好。可惜關於此點，平山堂沒有規定，任何人都要考慮許久，才能因地制宜決定方向。

平山堂多奇趣。有時候東頭發出慘叫聲，連呼救命，大家蜂湧而出，原來是一位後母在鞭撻孩子。有時西頭號啕大哭，如喪考妣，大家又蜂湧而出，原來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婆被兒媳逼迫傷心。有時候，一聲吆喝，如雷貫耳，原來是一位熱心人報告發薪的消息，這一回是家家蜂湧而出，奪門而走，搭汽車，走四十分鐘到學校，再搭汽車，四十分鐘回到城內，跑金店兌換港

紙，——有一次我記得清清楚楚兌得港幣三元二毫五仙。

別以爲平山堂不是一個好去處。當時多少人羨慕我們住在這樣一個好地方。平山堂旁邊操場上，躺着三百男男女女從山東流亡來的青年學生（我祝福他們，他們現在大概是在澎湖罷），有的在生病，有的滿身潰泥。我的孩子眼淚汪汪的默默的拿了十元港紙買五十斤大米送給他們煮粥吃。那一夜，我相信平山堂上有許多人沒有能合眼。平山堂前面進德會旁籬下躺着一二百人，內中有東北的學生教授及眷屬，撐起被單毛毯而擋不住那斜風細雨的侵襲。

鄰居的一位朋友題了一首詠平山堂的詩如下：

歲暮猶爲客，荒齋舉目非。

炊煙圍室起，燭影一痕微。

蠻語穿廬壁，蚊雷繞翠幃。

干戈何日罷，携手醉言歸？

蓋紀實也。我於三十八年六月離平山堂，到臺灣。我於平山堂實有半年之緣。現在想想，再回去嘗受平山堂的滋味，已不可得。將來歸去，平山堂是否依然巍立，亦不可知。半年來平山堂之種種，恐日久或忘，是爲記。

早 起

曾文正公說：「作人從早起起。」因為這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這一樁事若辦不到，其餘的也就可想。記得從前俞平伯先生有兩行名詩：「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在這「暖暖……遠遠……」的情形之下，毅然決然的從被窩裏竄出來，尤其是在北方那樣寒冷的天氣，實在是容易。惟以其不容易，所以那個舉動被稱為開始作人的第一件事。假在被窩裏不出來，那便是在作人的道上第一回敗績。

歷史上若干嘉言懿行，也有不少是標榜早起的。例如，顏氏家訓裏便有「黎明即起」的句子。至少我們不曾聽說哪一個人爲了早晨晏起而受到人的讚美。祖遜聞鷄起舞的故事是衆所熟知的，但是我們不要忘了祖遜是志士，他所聞的鷄不是我們在天將破曉時聽見的鷄啼，而是「中夜聞

荒鷄鳴」。中夜起舞之後是否還回去再睡，史無明文，我想大概是不再回去睡了。黑茫茫的後半夜，舞完了之後還做什麼，實在是不可想像的事。前清文武大臣上朝，也是半夜三更的進東華門，打着燈籠進去，不知是不是因為皇帝有特別喜歡起早的習慣。

西諺亦云：「早出來的鳥能捉到蟲兒吃。」似乎是晚出來的鳥便沒得蟲兒吃了。我們人早起可有什麼好處呢？我個人是從小就喜歡早起的，可是也說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只是我個人的習慣而已。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習慣，可是我並不說有這好習慣的人即是好人，因為這習慣雖好，究竟在做人的道理上還是比較的一樁小事。所以像韓復榘在山東省做主席時強迫省府人員清晨五時集合在大操場裏跑步，我並不敢恭維。

我小時候上學，躺在炕上一睜眼看見窗戶上最高的一格有了太陽光，便要急得哭啼，我的母親匆匆忙忙給我梳了小辮兒打發我去上學。我們的學校就在我們的胡同裏。往往出門之後不久又眼淚撲簌的回來，母親問道：「怎麼回來了？」我低着頭囁嚅的回答：「學校還沒有開門哩！」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現在想想，還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那樣性急。到如今，凡是開會或宴會之類，我還是很少遲到的。我覺得遲到是很可恥的一件事。但是我的心胸之不夠開展，容不得一點事，於此也就可見一斑。

有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他說這是「焚膏油以繼晷」。我想，「焚膏油」則有之，日晷則

在被窩裏糟塌不少。他說夜裏萬籟俱寂，沒人攪擾，最宜於工作，這話也許是有道理的。我想晚上早睡兩個鐘頭，早上早起兩個鐘頭，還是一樣的，因為早晨也是很宜於工作的。我記得我翻譯「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的時候，就是趁太陽沒出的時候搬竹椅在廊簷下動筆，等到太陽晒滿半個院子，人聲嘈雜，我便收筆，這樣在一個月內譯成了那本書，至今回憶起來還是愉快的。我在上海住幾年，黎明即起，弄堂裏到處是嘩喇嘩喇的刷馬桶的聲音，滿街的穢水四溢，到處看得見橫七豎八的露宿的人——這種苦惱是高枕而眠到日上三竿的人所沒有的。有些個城市，居然到九、十點鐘而街上還沒有什麼動靜，家家戶戶都門窗緊閉，行經其地如過廢墟，我這時候只有暗暗的祝福那些睡得香甜的人，我不知道他們昨夜做了什麼事，以至今天這樣晚還不能起來。

我如今年事稍長，好早起的習慣更不易拋棄。醒來聽見鳥囀，一天都是快活的。走到街上，看見草上的露珠還沒有乾，磚縫裏被蚯蚓盜出一堆一堆的沙土，男的女的揹着新鮮肥美的菜蔬走進城來，馬路上有戴草帽的老朽的女清道夫，還有無數的青年男女穿着熨平的布衣精神抖擻的攜帶着「便當」騎着腳踏車去上班，——這時候我衷心充滿了喜悅！這是一個活的世界，這是一個人的世界，這是生活！

就是學佛的人也講究「早滲」「晚滲」。要此心常常攝持。曾文正公說作人從早起起，也是着眼在那一轉念之間，是否能振作精神，讓此心做得主宰。其實早起晚起本身倒沒有什麼了不得

秋室雜文

的利弊，如是而已。

駱 駝

臺北沒有什麼好去處。我從前常喜歡到動物園走動走動，其中兩個地方對我有誘惑。一個是一家茶館，有高屋建瓴之勢，^作窗遠眺，一片釉綠的田疇，小川蜿蜒其間，頗可使目曠神怡。另一值得看的便是那一雙駱駝了。

有人喜歡看猴子，看那些乖巧伶俐的動物，略具人形，而生活究竟簡陋，於是令人不由的生出優越之感，掏一把花生米擲進去。有人喜歡看獅子跳火圈，狗作算學，老虎翻觔斗，覺得有趣。我之看駱駝則是另外一種心情，駱駝扮演的是悲劇的角色。牠的檻外是冷清清的，沒有遊人圍繞，所謂檻也祇是一根杉木橫着擱在門口。地上是爛糟糟的泥。牠臥在那裡，老遠一看，真像是一大塊的毛氈。逼近一看，可真嚇人！一塊塊的毛都在脫落，斑剝的皮膚上隱隱的露着血跡。嘴

張着，下巴垂着，有上氣無下氣的在喘。水汪汪的兩隻大眼睛好像是眼淚撲簌的盼望着能見親族一面似的。腰間的肋骨歷歷可數，頸子又細又長，尾巴像是一條破掃帚。駝峯只腫下了乾皮，像是一隻麻袋搭在背上。駱駝為什麼落到這悲慘地步呢？難道「沙漠之舟」的雄姿即不過如是麼？

我心目中的駱駝不是這樣的。兒時在家鄉，一聽見大銅鈴叮叮瑤瑤響就知道送煤的駱駝隊來了，魏無管寧的修養，往往奪門出視。一根細繩穿繫着好幾隻駱駝，有時是十隻八隻的，一順的立在路上。滿臉煤污的煤商一聲吆喝，駱駝便乖乖的跪下來給人卸貨，嘴角往往流着白沫，口裡不住的嚼——反芻。有時還跟着一隻小駱駝，幾乎用跑步在後面追隨着。面對着這樣龐大而溫馴的馱獸，我們不能不驚異的欣賞。

是亞熱帶的氣候不適於駱駝居住。（非洲北部的國家有駱駝兵團，在沙漠中馳騁，以驍勇善戰著名，不過那駱駝是單峯駱駝，不是我所說的双峯駱駝。）動物園的那一双駱駝不久就不見了，標本室也沒有空間容納牠們。我從此也不大常去動物園了。我嘗想：公文書裡罷黜一個人的時候常用「人地不宜」四字，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下台的藉口。這駱駝之黯然消逝，也許就是類似「人地不宜」之故罷？生長在北方大地之上的巨獸，如何能局促在這樣的小小圈子裡，如何能耐得住這炎方的鬱蒸？牠們當然要顛賴，要悵悵，要委頓以死。我想牠們看着身上的毛一塊塊的脫落，真的要變成爲「有板無毛」的狀態，蕉風椰雨，晨夕對泣，心裡多麼淒涼！真不知是什

麼人惡作劇，把牠們運到此間，使得牠們嚐受這一段酸辛，使得我們也興起「人何以堪」的感歎！

其實，駱駝不僅是在這炎蒸之地難以生存，就是在北方大陸其命運也是在日趨於衰微。在運輸事業機械化的時代，誰還肯牽着一串串的駱駝招搖過市？沙漠地帶該是駱駝的用武之地了，但現在沙漠裡聽說也有了現代的交通工具。駱駝是馴獸，自己不復能在野外繁殖謀生。等到爲人類服務的機會完全消滅的時候，我不知道牠將如何繁衍下去。最悲慘的是，大家都譏笑牠是獸類中最蠢的當中的一個；因爲牠只會消極的忍耐。給牠背上馱五百磅的重載，牠會跪下來承受。牠肯食用大多數哺乳動物所拒絕食用的荊棘苦草，牠肯飲用帶鹽味的髒水。牠奔走三天三夜可以不喝水，並不是因爲牠的肚子裡儲藏着水，是因爲牠在體內由於脂肪氧化而製造出水。牠的駝峯據說是美味，我雖未嚐過，可是想想熊掌的味道，大概也不過爾爾。像這樣的動物若是從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於引起多少人的惋惜。尤其是在如今這個世界，大家所最歡喜豢養的乃是善伺人意的哈巴狗，像駱駝這樣的「任重而道遠」的傢伙，恐怕只好由牠一聲不響的從這世界舞台上退下去罷！